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三



劉淵據平陽殺太弟又附

漢靈帝中平五年春三月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  
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醜  
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  
扶羅為持至尸逐侯單于

六年 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  
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  
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  
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為單  
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獻帝興平一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居于  
平陽

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  
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  
孫傳襲其號分其眾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  
以監督之

魏祁陵厲公嘉平三年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  
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眾為五部居并州境內  
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  
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踈而  
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  
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  
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  
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茲穴之  
路司馬師皆從之



晉武帝泰始六年 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

咸寧五年 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豹子淵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鴈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珉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熹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七

宋書

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出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歔歔流涕齊王攸聞之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

太康十年冬十一月詔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惠帝永熙元年冬十月以劉淵為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永興元年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醫馬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

祖右賢王宜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  
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柰何斂手  
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  
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  
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  
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宜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  
言助穎實欲叛之 王浚東嬴公騰攻穎淵請歸發五部兵以擊  
浚騰穎許之 淵至左國城宜等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間衆至五  
萬都于離石 淵聞穎去鄴命劉景等將兵擊鮮卑劉宜等諫而

止 事並見西晉之亂

冬十月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

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  
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宜等請上尊號淵曰  
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即漢王位大赦改元曰

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以右賢王宜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  
左於陸王宏為太尉范隆為大鴻臚朱紀為太常上黨崔懿之  
後部人陳元達皆為黃門郎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  
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元達不答及淵為漢王或謂元達曰  
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  
三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  
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  
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好讀書善  
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  
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  
懷帝永嘉二年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  
十一月以其子和為大將軍聰為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

大將軍

十二月乙亥漢主淵以大將軍和為大司馬封

梁王尚書令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疏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功伐

悉封郡縣公侯

三年春正月徙都平陽大赦改元河瑞

五月漢主淵封子

裕為齊王隆為魯王

漢主淵遣楚王聰等寇洛陽軍失利淵召

聰等還

事見西晉之亂

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傅

楚王聰為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為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

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柔東屯

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疑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

許之

四年春正月漢主淵立單徵女為皇后梁王和為皇太子大赦

封子義為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為大司馬

秋七月庚午

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長樂王洋為太傅江

都王延年為太保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監

于臺於平陽西以齊王裕為大司徒魯王隆為尚書令北海王

義為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為征討大都督領單

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為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

勳為左僕射王育為右僕射任顓為吏部尚書朱紀為中書監

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

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丁丑淵召太宰歡

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情忌無

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

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

先帝不惟輕重之執使三王搃彊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眾屯

於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

已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  
未有逆節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大業甫爾陛下勿  
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  
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  
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于單于臺攸帥永  
安王安國攻齊王裕于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  
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瑋攻北海王义密璿挾义斬關歸于聰聰  
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  
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  
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梟  
首通衢羣臣請聰即帝位聰以北海王义單后之子也以位讓  
之义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义及羣公正以禍難尚躬貪孤  
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义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五

五月九

馬

即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  
义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呼延氏  
淵后之從父妹也封其子粲為河内王易為河間王翼為彭城  
王悝為高平王仍以粲為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  
勒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 九月辛未葬漢主淵于永光陵謚  
光文皇帝廟號高祖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寢穴其壁  
間刺而殺之 漢太后單氏卒漢主聰尊母張氏為皇太后  
單氏年少美色聰丞焉太弟义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死义寵  
由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  
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何為者哉陛下百年後粲  
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  
見粲兄弟浸長必有不安之志萬一有小人交其其間未必不  
禍發于今日也聰心然之义舅光祿大夫單冲泣謂义曰踈不

間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避之義曰河瑞之木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義又以主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榮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疎詎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

愍帝建興二年春正月聰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與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榮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顓為太保馬謖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中山王曜為大司馬 十一月

漢王聰以晉王榮為相國大單于揔百揆榮少有雋才自為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愼諫國人始惡之

三年三月兩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又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說義曰主上往日以殿下為太弟者欲以安眾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為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為羽翼事執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為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並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義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勸義謀反漢主聰收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禁義不聽朝會義憂懼不知所為上表乞為庶人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為嗣抽抑而弗通



四年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漢主  
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  
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  
其私意決之故勳舊或不叙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  
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  
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為守令者三十餘人皆  
貪殘為民害靳準闔宗諂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太弟猗  
謂相國粲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  
奈何欲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  
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  
衛將軍為大單于二王處不疑之地竝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  
成者然二王貪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  
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  
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  
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言  
可召大將軍從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意許其歸  
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  
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  
卿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歔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  
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啓卿即  
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  
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惇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  
同時而其辭若一粲以為信然靳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  
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軍衛將  
軍欲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  
地矣粲曰為之奈何準曰人告太弟為變主上必不信宜緩東

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為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為之謀者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梁乃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卜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執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闇賢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二月漢主聰出臨上秋閤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易大將軍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詔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為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為誣誚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疑欲王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羣兒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洒掃閭閻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讎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為列侯太宰易

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

九月，漢主宴羣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義容貌憔悴，鬚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為之慟哭，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漢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秉甲以備。』非常義信之命，官臣皆哀甲以居。粲馳遣告，斬準、王沈、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秉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粲以兵圍東宮，粲使準、沈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酋長自誣與義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義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阬士卒萬五千餘人。夏四月，廢義為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以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

秋七月，漢主聰立晉王粲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揔攝朝政如故。大赦。

大興元年夏四月，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荀諫曰：「臣聞王者立后，北德、乾坤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閉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鸞為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為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汗椒房，況其家婢邪？六官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

臣上下之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鹽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  
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鹽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乎乃公  
何與汝事鹽瞋目叱之曰賢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斬准耳要當  
許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准謂鹽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  
漢滅由言也鹽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  
得不滅懿之謂准曰汝心如梟鏡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

### 慕容據鄴

晉武帝太康二年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  
之北號曰慕容部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  
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  
三年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

四年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刪莫立將殺涉歸子廆廆亡匿於遼  
東徐郁家

六年慕容刪為其下所殺部眾復迎涉歸子廆而立之涉歸與  
宇文部素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眾  
帝遣幽州軍討廆戰于肥如廆眾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  
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  
而歸

七年夏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  
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廆遣其  
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十年夏四月慕容廆遣使請降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見  
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  
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慙深  
敬異之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彊數侵掠廆廆卑辭厚幣以事  
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何

之青山

惠帝元康四年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太安元年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彊盛遣其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其別帥素怒延破之素怒延恥之復發兵十萬圍廆於棘城廆衆皆懼廆曰素怒延兵雖多而無灑制已在吾箝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遂出擊大破之追犂百里俘斬萬計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家降於廆廆以爲建威將軍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請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

懷帝永嘉三年冬十一月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拓跋猗盧與廆通好三年初遼東太守龐本襲殺東夷校尉李臻詔以勃海封釋代之釋收斬

五年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小九

律託爲臻報仇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爲寇東夷

五三六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九

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稟給遣還願留者即撫存之廆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災爲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衆東擊連津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兵三千餘家及前歸廆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弁於廆釋卒廆召弁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俊幽州參軍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云云千斤犍也以道不通不得還皆留仕廆廆以拙爲長史俊爲參軍王浚以妻弟崔寔爲東夷校尉

改帝建興九年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  
撫又政灑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工  
大夫唯慕容廆政事脩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  
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北平陽耽廬江黃泓代郡魯昌爲謀  
主廣立游邃北海逢羨北平西方虜西河宋奭及封抽裴開爲  
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及弟真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及封  
弈封裕典機要裕抽之子也裴嶷清方有幹略爲昌黎太守凡  
武爲玄菟太守武卒疑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廆廆敬禮之及  
去厚加資送行及遼西道不通疑欲還就廆開曰鄉里在兩柰  
何北行且等爲流寓段氏彊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疑  
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相帥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可達  
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  
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有霸  
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  
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既至廆大喜陽耽清直沈敏爲遼西太  
守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廆禮而用之游邃逢羨宋奭皆  
嘗爲昌黎太守與黃泓俱避地於薊後歸廆王浚屢以手書召  
邃兄暢暢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  
不能久兄且磐桓以俟之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  
所在追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  
宜分以冀遺種遂從之卒與浚俱沒宋該與平原杜羣劉翔先  
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爲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廆東夷校  
尉崔慈請皇甫岌爲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廆招之岌與弟  
真卽時俱至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王乙弗利  
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廆廆爲之置  
樂浪郡以統爲太守遵參軍事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晉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為都督遼左  
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征虜將軍  
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為四海  
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  
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罪誰敢  
不從廆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  
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  
辭矣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大興元年三月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  
廆辭公爵不受廆以游遠為龍驤長史劉翔為主簿命遠創定  
府朝儀遠裴疑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  
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  
以漸并取以為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  
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  
疑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二年平州刺史崔暕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  
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  
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暕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暕  
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崔暕所誘欲邀一  
切之利置執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  
而來既無統壹莫相歸服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暕詐而覆之  
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  
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  
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  
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  
翰遣使白廆曰悉獨官舉國為寇彼眾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

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以擊之內  
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爲一彼得專意  
攻城無復它虞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  
矣虜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虜曰悉獨官有馮陵之志將驕卒  
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搗其無備必破之策也虜乃聽翰留  
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  
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  
道曰慕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  
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  
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虜出  
兵大戰虜使其子統與長史裴疑將精銳爲前鋒自將大兵繼  
之悉獨官不設備聞虜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  
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惶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  
僅以身免虜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崔恣聞之懼使其兄  
子壽詣燕然爲質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之意崔平州  
教我耳虜以示壽臨之以兵壽懼首服虜乃遣壽歸謂恣曰降  
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恣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其  
衆悉降於虜虜以其子仁爲征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塞堵  
如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據干河城虜遣將軍張純擊擒之俘  
其衆千餘家以崔壽高瞻韓恒石琮歸于棘城待以客禮恒安  
平人琮璽之孫也虜以高瞻爲將軍瞻稱疾不就虜數臨候之  
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  
清世難冀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柰何以華夷之異介  
然踈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猶  
不起虜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勸虜除之虜不從瞻  
以憂卒 宋該勸虜獻捷江東虜使該爲表裴疑奉之并所得



三壘詣建康獻之

三年三月裴嶷至建康咸稱慕容廆之威德賢雋皆爲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嶷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四年十二月以慕容廆爲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以裴嶷游遠爲長史裴開爲司馬韓壽爲別駕馮耽爲軍諮祭酒崔熹爲主簿黃忍鄭林參軍事廆立子皝爲世子通鑑卷一百一十三以平原劉讚爲祭酒使皝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十一雖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廆徙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成惠仁亦次之

成帝咸和六年冬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通鑑卷一百一十三廆未該等六議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廆官爵參軍韓伯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羣凶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出伯爲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棧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卅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長史裴開為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為左菟太守皝以帶方太守王誕為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鶩為才而讓之皝從之以誕為右長史  
秋七月慕容皝遣長史勃海王濟寺來告喪

九年秋八月王濟還遼東詔追待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廆又遣謁者徐三東拜慕容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虜之事

咸康元年秋七月慕容皝立子儁為太子  
冬十月王濟南還十二月慕容皝始受朝命

二年秋九月慕容皝遣長史劉斌為郎中令遼東陽景送徐三等還建康

三年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奕等勸慕容皝稱燕王皝從之於是備置百官置司馬司馬為國相置太師為司馬裴開為奉常陽鶩為司隸

王高為大僕李洪為大理趙羣為納言令宋該劉崇為常伯皇甫真湯為左衛將軍常侍宋晃平熙張宏為將軍封裕為記室

監洪臻之孫是奭之子也冬十月丁卯皝即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曰武宣王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

氏為王后卅子儁為太子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

四年 燕王皝討段遼 事見燕討段遼

五年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

七年春二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 二月劉翔至建康帝引

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為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

來不封異姓為王所求不可許判曰自劉石木上御名亂長江以北翦

為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出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

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忠心存奉朝以寡擊眾屢殄疆敵使石虎

畏懼悉徙邊陲之民散居三魏慶國千里以薊城為北境功烈

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受王爵於

韓彭故能成其帝業而羽玩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

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

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志天議以為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

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伯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

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妾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

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嚮後靡庸之功不立則少

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為左社矣慕容鎮軍枕

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聞忠臣四座所以示

壹良由君覽日翔留建康歲餘眾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或

弘曰石虎苟入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

小國無不巨服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

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

益於吳吳主封為燕王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

秦隴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權威六將軍遼西王慕容

鎮軍惡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

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為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

許之會擊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又

與庾冰書責其當國秉權不能為國憂恥冰甚懼以其絕遠非

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卯以慕容皝為使持節大將軍

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

以其世子儁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

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為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負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謗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詔遣兼大鴻臚郭帟持節詣棘城冊命燕王與翔等階北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息際況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言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秋七月郭帟劉翔等至燕燕王凱以翔為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為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為右司馬中尉鄭林為軍諮祭酒

八年冬十月燕王凱遷都龍城整其境內

成李據蜀

晉惠帝元康八年。初張魯在漢中賈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帝克漢中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軍遷于略陽北土號曰七擒李氏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金及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疢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劔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劔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異之

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  
史中山耿勝為益州刺史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  
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兄  
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厚遇之以為爪牙特等憑  
恃廞執專聚衆為盜蜀人患之勝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弱  
主不能制客必為亂階宜使還本居若留之險地恐秦雍之禍  
更移於梁益矣廞聞而惡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勝是  
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勝欲入州功曹  
陳恂諫曰今州郡本上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留少城以觀  
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然退  
保捷為西渡江源以防非常勝不從是月帥衆入州廞遣兵逆  
之戰于西門勝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廞請勝喪廞  
義而許之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揔揔至江陽聞廞有異志  
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  
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揔更緣道停留北至南安魚涪津已遇  
廞軍模白揔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  
而退必無害也揔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  
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澧  
揔不聽衆遂自潰揔逃草中模著揔服格戰廞兵殺模見其非  
是更搜求得揔殺之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  
改易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李庠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  
官昂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氏符或隗伯等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  
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其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  
○永寧元年春正月李庠驍勇得衆心趙廞浸忌之而未言長吏  
蜀郡杜淑張粲說廞曰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彊兵於  
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會庠勸廞稱

尊號淑粲因白厥以庠大逆不道引斬之引其子姪十餘人時  
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厥遣人慰撫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死  
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爲督將特流怨歎引兵歸縣竹厥牙  
門將涪陵許弁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弁怒手殺  
淑粲於厥閣下淑粲左右復殺弁三人皆厥之腹心也厥由是  
遂衰厥遣長史健爲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  
斷北道中縣竹之石亭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衣襲遠等軍  
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祭酒張微夜斬  
關走文武盡散厥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從者所殺特  
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厥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  
趙厥反表厥素非雄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  
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  
冉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驥於道奉送黃  
獻珍玩芒屨以驥爲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縣竹三敦亦  
冉說尚曰特等專爲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爲後患尚不從  
冉與特有舊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三月  
尚至成都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  
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之亂不足復  
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  
馮該尚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厥功特嘗威將軍弟流奮威將軍皆  
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厥者將加封賞廣  
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厥爲己功復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  
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蜀爲人傭力  
聞州郡逼遣人入愁怨不知所爲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  
爲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捷爲太守李苾以  
爲不可尚舉別駕蜀郡杜弢秀才式爲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

寬流民一年尚用舟苾之謀不從歿乃致秀才板出還家舟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廩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尚移書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數萬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民移辛舟求自寬舟大怒遣人分榜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驥改其贖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衆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尚求中期式見營柵衝要謀擒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舟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令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舟等各擁彊兵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從之冬十月特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派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舟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所虜矣宜為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舟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執今若之何於是六郡流民李含等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為票騎將軍弟驥為驍騎將軍進兵攻舟於廣漢尚遣李苾費遠帥衆救舟畏特不敢進非出戰屢敗潰圍犇德陽特入據廣漢以李

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閻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賢李叔平非將帥之材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庸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刃以致為變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今達鄉里何有如此也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舍舍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官品任臧楊褒上官惇等為將帥閻式李遠等為僚佐羅尚素貪殘為百姓患特與蜀民約瀝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頗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二百里與特相拒未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太安元年夏三月河間王顥遣督護衛情討李特軍于梓潼軍廷復以張微為廣漢太守軍工德陽羅尚遣督護張龜軍二城特使共三鎮軍將軍蕩等將擊龜破之蕩敗情二

通鑑卷之六十二

六十二

陳壽

於陽西梓潼太守臨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情於葭萌得走其眾盡降河間王顥更以許雄為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 秋八月李特攻張微微擊破之遂進攻特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隘蕩力戰而前遂破微六特欲遠浩湯及司馬王幸諫曰微軍已敗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禽之特復進攻微殺之生禽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其將蹇碩守德陽李驤軍毗橋羅尚遣軍擊之屢為驤所敗驤遂進攻成都燒其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攻特不勝特執益盛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特眾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

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徐



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  
元建初羅尚保大城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為塢者皆送款  
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  
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  
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博書曰納降如待敵不可易也  
前將軍雄亦以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  
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  
軍三萬以救羅尚岱以阜為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  
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臧共拒之岱阜軍執甚盛諸塢皆有  
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羅尚曰李特散眾就食驕  
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且宥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  
必矣尚使叡夜縋出城告旨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  
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一寧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負帛耳叡求  
出省家特許之遂還報尚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  
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流  
李蕩李雄收餘眾還保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世保  
東營蕩雄保其營孫阜破德陽獲寇碩任臧退屯涪陵二月羣  
尚遣督護何冲常深等攻涪流涪陵民藥紳等亦起兵攻涪涪  
與李驤拒深使李蕩李雄拒紳何冲乘虛攻北營氏符成隗伯  
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壬刃傷其目羅氏氣益  
壯營垂破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冲等戰大破之成伯帥其  
黨突出詣尚流等東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  
中才而死朝廷遣侍中燕國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討李  
流行至長安河間王顥留沈為軍帥遣席遠代之李流以李特  
李蕩繼死宗岱孫阜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驤李雄  
迭諫不納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為質於阜軍胡兄離

為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  
為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柰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  
說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為魚肉惟有同  
心襲阜以取富貴耳眾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阜軍大破之會  
宗岱卒於墊江荆州軍遂退流其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  
之  
六月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秋七月李  
流徙屯郫屬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荆州城邑皆  
空野無煙爨流虜掠無所得士眾飢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  
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舉說羅尚求為汶山太守邊  
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舉怒出降於流流以舉為安西將軍  
舉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由是復振

月李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明因足以及濟大事然前軍英武  
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流卒眾推李雄為大都督大將軍

通鑑卷之三

十四

徐而

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朴泰給羅尚使襲郫城云已為內應  
應尚使隗伯壽兵攻郫泰約舉火為應李驥伏兵於道泰出長  
梯於外隗伯壽起爭緣梯上驥縱兵擊大破之追奔夜至  
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太城隗  
伯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李驥攻犍為斷尚運道獲太守龔恢  
殺之

閏十二月李雄急攻羅尚尚軍無食留牙門張羅  
守城夜由牛鞞水東走羅開門降雄入成都軍士飢甚乃帥眾  
就穀於鄴掘野芋而食之許雄坐討賊不進徵即罪

永興元年春正月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  
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  
以運道阻遠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  
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  
之尚賴以自存 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

為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即尊位冬十月雄即成都王位大赦改元曰建興除晉灋約灋十章以其叔父驤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雲為司徒李璜為司空李國為太宰閻武為尚書令楊褒為僕射尊母羅氏為王太后追尊父特為成都景王雄以李國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十一月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驤妻谷氏及子壽

光熙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詣成都成都王雄門迎執板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夏六月成都王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諸將特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 張氏據涼

晉惠帝永寧元年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為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至以宋配氾瑗為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懷帝永嘉二年春二月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請以秦州刺史賈含龍代之含龍將受之其兄讓含龍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含龍乃止鎮祛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閣入言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當鳴鼓誅之遂出戒嚴會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為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說鎮為陳利害鎮流涕

曰人誤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祛跡以侍  
中袁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  
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璠亦上表留軌詔依模所  
表且命誅曹祛軌於是命寔帥步騎三萬討祛斬之張越犇鄴  
涼州乃定 五月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  
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四年十一月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光祿大夫  
傳祇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飢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  
百匹氈布三萬匹

六年春三月涼州主簿馬魴說張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  
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  
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帥胡  
騎二萬絡驛繼發 秋九月秦州刺史裴苴據險以拒涼

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苴奔柔凶塢

愍帝建興二年二月壬寅以張軌為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  
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為副刺史 夏五月西平武

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  
己丑軌薨長史張璠等表世子寔攝父位 冬十月以張

寔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三年冬十月涼州軍士張冰得璠文曰皇帝行璠獻於張寔僚  
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

四年夏四月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  
米賊曹佐高昌隗瑾曰今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與  
師發令府朝不知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  
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  
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

從之增瑾位三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為秦州刺史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拜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撫戎將軍張閬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前驅又遣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氏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大興元年春三月寔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三年夏六月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眾從受道者千餘人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牙門趙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爾應王涼州涉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弟茂知其謀請誅弘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弘見史初至

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輒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茂為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為撫軍將軍 秋八月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駿為世子

四年春二月張茂築靈鈞臺其高九仞武陵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為妖誹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為之罷役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張茂使將軍韓璞帥眾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明帝大寧元年八月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於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于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為沸張茂臨河諸戎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卷

五百八十八

金

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汜禕怒請斬之岌曰汜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執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三秦之眾乘勝席卷而來將若之何珍曰曜兵雖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氐羌烏合之眾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為明公擒之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執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紀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 張茂

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別馮吳紹諫曰明公所以脩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為世可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忠信之士心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啓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霜諸侯平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我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以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必屯遣之世也卒焉之

二年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今日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帟入棺勿以朝服斂是日薨懿帝後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前趙主曜遣使贈茂太宰謚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冬十二

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奈何以饑年大舉冀攻城乎駿乃止駿返參軍王隲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和款誠和好卿能保之隲曰不能侍中徐顛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隲曰齊宿黃澤之盟憂心競競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隲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三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黃龍見嘉泉汜禕等請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辛晏以枹罕降駿復收河南之地成帝咸和元年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于姑臧又遣使脩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為晉室元

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  
會獲來貺情在闇至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二年夏五月張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  
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閼武興太守辛巖  
楊列將軍宋輯等帥眾數萬東會韓璞攻掠趙秦州諸郡趙南  
陽王胤將兵擊之屯狄道抱罕護軍辛晏告急秋駿使韓璞辛  
巖救之璞進度沃干嶺巖欲速戰璞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  
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胤夾  
洮相持七十餘日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曰韓  
璞之眾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我  
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遂前  
逼璞營璞眾大潰胤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造  
據振武河西大駭張閼辛晏帥其眾數萬降趙駿遂失河南之  
地

三年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曜雖東  
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借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  
還與我校禍難之期未可量也駿乃止

五年夏五月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  
護軍與趙分境六月趙遣馮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  
加九錫駿恥為之臣不受留毅不遣

七年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  
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  
然境內皆稱之為王駿立次子重華為世子

八年 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  
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  
蜀人橋贇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



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五年九月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  
州事

六年春三月張駿遣別駕馬詵入貢于趙表辭蹇傲趙王虎怒  
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河西僻陋  
不足為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為二建康復延數  
年之命矣乃止璞苞之曾孫也

穆帝永和元年十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是歲駿分武威等十  
一郡為涼州以世子重華為刺史分興晉等八郡為河州以寧  
戎校尉張瓘為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等三營為沙  
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  
攝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而  
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二年夏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為使  
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  
尊嫡母嚴氏為大王太后母馬氏為王太后 趙將軍王擢擊  
張重華龔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户于雍州涼州刺  
史麻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州震動重華悉  
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於廣武久而不  
戰涼州司馬張軌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  
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舉  
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  
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  
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  
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隼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  
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

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讎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長安之失守也敦煌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慰撫涼州朝廷以訪守持書御史拜張駿鎮西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至梁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詐爲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

九年春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咸康元年 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脩庶政揔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之以爲賢君駿遣將楊宣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焉耆于寘之屬皆詣姑臧朝貢駿於姑臧南作五殿官屬皆稱臣駿有兼秦雍之志遣參軍麴護上疏以爲勒雄旣死虎期繼逆北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

封艾為福祿伯

三年夏四月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  
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  
寧戎校尉張璩從俊言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壓數重雲梯  
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  
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  
千餘人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璩燒其攻  
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  
萬餘人為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于趙重華  
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  
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  
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  
從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  
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執進擊大破之斬其將  
杜勳汲魚獲首虜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寧  
復帥衆十二萬進屯河南劉寧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于  
曲柳張重華使將軍牛旋禦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  
出拒之謝艾固諫別駕從事索遐曰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  
乃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為軍正將軍  
帥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于沙阜寧退屯金城  
秋七月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二萬  
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謝艾建牙誓衆有風  
吹旌旗東南指索遐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  
于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  
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  
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斯骨真等萬餘

落皆破平之

九月趙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斬

首三千餘級抱罕護軍李達帥眾七千降于趙自河以南氏羌皆附於趙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

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

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

公奕世為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

而主公纔為大將何以褒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州主

為涼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

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

侯亦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

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

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

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河

右之眾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

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徵事索振諫曰

先王夙夜勤儉以實府庫正以讎恥未雪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

位之初疆寇侵逼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

虛而寇讎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

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

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寃困於囹圄殆非明王之事也重華謝之

王敦平湘漢

晉懷帝永嘉五年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數為土民所侵苦蜀

人李驤聚眾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擊破

之荆州刺史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驤驤請降澄偽許而襲

殺之以其妻子為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

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毗曰巴蜀流民皆欲反毗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王敦為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夏四月杜弢攻長沙五月荀毗棄城奔廣州弢追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

六年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寇掠荆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王澄在荊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為己亞使之內綜心膂外為爪牙澄屢為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弈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軍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冲擁衆迎應詹為刺史詹以冲無賴棄之還南平冲乃自稱刺史澄

通鑑卷一百一

五十六

陳省

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尋陵尋又犇沓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遽為犇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斥正令使君犇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為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顛代之澄乃赴召顛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別將王真襲沔陽顛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為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搯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為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愍帝建興元年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冲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虚曾因殺亢而并其衆周顛屯潯水城為杜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冷口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周顛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為荊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顛復以為軍諮祭酒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為前鋒大都督擊王冲斬之悉降其衆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

二年春三月杜弢將王真襲陶侃於休障侃犇瀘中周訪救侃擊弢兵破之

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弢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睿不許弢遺南平太守應詹書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儻以舊交之情為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厠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為啓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為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湘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叛逆之罪以弢為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摛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引犇臨賀秋八月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犇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為信貢

遂降於侃，攷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寢益驕橫。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猗爲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爲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旣破杜攷，乘勝進擊曾。曾有輕曾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旦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爲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旣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廩爲荊州刺史，荆州將吏鄭攀、馬雋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衆情憤惋，又以廩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滇口，西迎杜曾。廩爲攀等所襲，奔于江安。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廩。廩督諸軍討曾，復爲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

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餼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為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干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敦以杜弘為將寵任之

元帝建武元年鄭攀等相與拒王廙衆心不壹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廙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以伺為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為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雋從曾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雋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觀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



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大興元年冬十一月詔以王敦爲荊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州牧乃聽爲刺史

二年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雋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第五荷送於武昌訪以荷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

### 石勒寇河朔

晉惠帝太安二年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又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爲遼西公懷帝永嘉四年冬十月壬子以劉琨爲平北大將軍王浚爲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爲大單于

五年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列署征鎮以荀藩爲太尉琅邪王睿爲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裴憲及其壻棗嵩爲尚書以田徽爲兗州刺史李暉爲青州刺史 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衆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寧之民多歸之衆至三萬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

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部士女而去疾亦務勿塵之子也

六年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據苑鄉受王浚假署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陸眷弟匹磾文鴛從弟末柸部衆五萬攻勒於襄國疾陸眷屯于渚陽勒遣諸將出戰皆為疾陸眷所敗疾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衆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衆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為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柸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鬪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既

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勢萇攻末柸帳不能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為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柸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鴛諫曰今以末柸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為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皆勸勒殺末柸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為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勦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還遼西末柸在塗日南嚮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執遂衰游綸張豺請

降於勒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  
保信都

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冀丘劉  
琨復以劉演為兗州刺史鎮廩丘石勒攻李暉於上白斬之

王浚復以薄盛為青州刺史王浚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

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至浚怒以重幣賂拓跋猗盧  
并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猗盧遣右賢王六脩將兵會之為

疾陸眷所敗五月石勒使孔萇擊定陵殺田徽薄盛帥所

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為勒所取漢主聰以勒為侍中征東大將  
軍烏桓亦叛王浚潛附於勒冬十一月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

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搏  
司空掾高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

以尊號事問之原不荅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

民駭怨而浚矜豪自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

賁橫尤甚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調發  
虜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柳城盛稱慕容廆

能接納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者唯恃鮮卑烏桓以為  
疆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兵執益弱石勒欲襲之未知虛

實將遣使覘之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  
賓賓曰浚名為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

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  
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為羊陸之亢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

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  
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

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四海  
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為

殿下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  
其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遺棗嵩書厚賂之  
浚以段疾陸春新叛士民多棄已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  
曰石公一時英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  
石將軍才力彊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  
古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  
王不爲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彊  
取之必不爲天人之所與故也項羽雖彊終爲漢有石將軍之  
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鑒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  
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肇  
皆爲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爲浚司馬鎮范陽  
遣使私附於勒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爲忠誠  
無復疑矣

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遣其勁卒  
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遣勒摩尾勒陽  
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  
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  
亦脩牋于棗嵩求并州牧廣平公勒問浚之政事於王子春子  
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贖刑政苛  
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  
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  
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劄具言石勒形勢  
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

二月石勒纂

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  
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  
爲之柰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

取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  
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  
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脩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  
使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  
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  
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于劉琨自  
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已與猗盧方議討  
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脩南襲平陽除  
僭偽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  
誠靈祐之所致也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  
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  
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  
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  
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  
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浚乃走  
出堂皇勒衆執之勒召浚妻與之竝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  
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疆兵坐觀本朝  
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  
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  
騎先送浚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東而出之斬于襄國市勒殺浚  
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  
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  
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  
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  
不敢有貳明公苟不脩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  
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躬之孫也勒

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賄亂政為幽州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  
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  
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  
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  
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  
遣使奉王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為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  
軍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初王浚以邵續為樂  
陵太守屯厭次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又為督護浚所署  
勃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杖大義君  
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汙乎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  
相睿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又何續泣曰我豈  
得顧子而為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又續遣劉胤使  
江東睿以胤為參軍以續為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  
其弟文鴛救之勒引去

四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劉演于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  
其弟文鴛救之虎拔廩丘演奔文鴛軍虎獲演弟啓以歸

冬十一月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坮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新  
得拓跋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衛雄諫曰此雖晉  
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  
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  
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為  
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  
精彊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  
萬全勒曰澹兵雖衆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彊之有今寇敵  
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  
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

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  
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為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  
後來擊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犇代郡韓據棄城  
走并土震駭 十二月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石勒劉  
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為段匹磾遣信邀之己未琨帥眾從飛狐  
犇薊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約為兄弟勒分徙陽曲樂  
平民于襄國置守宰而還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  
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磾遣左長  
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 秋七月段匹磾推劉

琨為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杯等  
會于固安共討石勒末杯說疾陸眷涉復辰曰以父兄而從子  
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  
磾不能獨留亦還薊

道錄卷一三

四十五 六百十二

事祐

大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  
段匹磾自薊往犇喪段末杯宣言匹磾之來欲為篡也匹磾至  
右北平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杯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并其子弟  
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磾敗之匹磾走還薊 段匹磾之犇疾  
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羣送之匹磾敗羣為段末杯所得末  
杯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  
請琨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  
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  
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見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  
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  
磾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眾也今我骨肉乖離是  
其良圖之日若君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

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匹磾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閭嵩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磾稱詔收琨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琨從事中郎盧謏崔悅等帥琨餘衆奔遼西依段末柸奉劉羣為主將佐多奔石勒悅林之曾孫也朝廷以匹磾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為琨舉哀温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懷恤盧謏崔悅因末柸使者亦上表為琨訟寃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謚曰愍於是夷晉以琨死故皆不附匹磾末柸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帥其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邀之於鹽山大敗之匹磾復還保劄末柸自稱幽州刺史

二年夏四月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段匹磾士卒飢散欲移保上谷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之等樂陵依邵續

三年春正月段末柸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柸續許之遂相與追擊末柸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鴛攻劄後趙王勒知續執孤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劄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日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匹磾自劄還未至劄次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虎所遮文鴛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以為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劭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



續位任授其子緝 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恃勝而不  
設備段文鴛襲擊大破之

四年春三月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萇攻  
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鴛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為民所  
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為我致死遂  
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眾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  
兄與我俱夷狄父欲與兄同為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  
何為復戰請釋仗文鴛罵曰汝為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  
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關死不為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  
戰不已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執文鴛文鴛  
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  
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  
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  
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竺等輿櫬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  
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  
匹磾結為兄弟虎即起拜之勒以匹磾為冠軍將軍文鴛為左  
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  
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  
與文鴛邵續皆為後趙所殺

前趙平秦隴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以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  
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

五年 初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為司空將  
軍淳于定說模使不就徵模從之表遣世子保為平西中郎將  
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犇安  
定太守賈疋納之 秋七月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

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帥衆降漢漢主聰以染為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于長安河內王粲始定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邳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其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而敗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模

愍帝建興三年春二月丙子以南陽王保為相國南陽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將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

元帝大興元年春三月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邳相國保遣使告急于張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恥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漢又降于成上邳大饑士衆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縣諸保歸上邳未幾保復為安所逼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

冬十二月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顓周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秦隴氏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韓南氏曜進拔草壁路松多韓隴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于桑城曜還長安以劉雅

為大司徒張春謀奉晉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之

閏三月晉王保將張春場次與

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不從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保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為世子稱大將軍保眾散犇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張春犇枹罕安執揚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邽謚曰元王

永昌元年春二月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為曜已卒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安邀擊獲之謂寔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人寵祿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邽市何謂大業宜速殺我安怒殺之以寔長

卷一百一十一

四一五

五九七

陳允

史魯憑為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衛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汧城拔之隴上氐羌皆附於安有眾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為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所為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趙以武為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明帝太寧元年夏六月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冲兒守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犇陝中曜遣

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規趙兵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青人殺之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司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揚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慕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氐羌皆送任請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

### 石勒滅前趙

晉元帝太興元年夏六月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爲丞相石勒爲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以曜爲丞相領雍州牧勒爲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爲太宰濟南王驥爲大司馬昌國公顛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聰卒甲子太子粲即位尊皇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武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聰於宣光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無禮無復哀戚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粲不從準懼復使二靳氏言之粲乃從之收其太宰景大司馬驥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太師顛大司徒齊王勣皆殺之朱紀范隆奔長安八月粲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爲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常游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詔以從弟明

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準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弗從也將告之遇斬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繁數而殺之謚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夏小醜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帥眾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漢尚書北宮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斬康攻滅之準欲以王延為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殺之相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冬十月曜至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共

之百廿

通鑑第一二

五十一

劉元

上尊號曜即皇帝位大赦惟斬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為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為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將軍劉雅鎮北將軍劉策屯汾陰與勒共討準十一月斬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乎卿為朕入城具宣此意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十二月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斬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斬明為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石虎帥幽冀之兵會石勒攻平陽斬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劉雅劉策迎之明帥平

陽士女萬五千人犇漢曜西屯粟邑收斬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葬于粟邑號曰陽陵謚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二年春二月石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拜王脩及其副劉茂皆為將軍封烈侯脩舍人曹平樂從脩至粟邑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脩等來外表至誠內覘大駕彊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脩於市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脩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

漢主曜還都長安

夏六月漢主曜立宗廟社稷

通鑑卷之三

五十二

六百九

魏通

南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為祖亟議以聞羣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為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内等二十四郡為趙國太守皆為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戊寅即趙王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為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

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  
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  
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  
差

三年春二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愼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  
後趙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使潁川  
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  
皆相帥歸矩洛陽遂空

明帝太寧二年春正月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  
莞東海劉遐退保泗口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于

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太上隙日相攻掠河東弘

農之間民不聊生矣石生寇許潁俘獲萬計攻郭誦于陽翟誦

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後趙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

進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三年春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於趙後趙將石佗自鴈門出上  
郡襲之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  
岳追之曜屯于富平為岳聲援岳與石佗戰於河濱斬之後趙  
兵死者六千餘人岳悉收所虜而歸

夏五月後趙將石  
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  
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  
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荆司之眾自峭澗而東欲會矩默共攻  
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  
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  
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之過絕內外岳眾飢甚殺馬食  
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  
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屯于金谷夜軍

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  
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氏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  
阬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阬其士卒七千  
餘人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郭默復  
爲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  
能討亦帥衆南歸衆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  
矩長史崔宣帥其餘衆二千降于後趙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  
入於後趙以淮爲境矣

成帝咸和三年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  
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  
發氏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揚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  
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侯與  
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

曜濟自大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  
郡河內後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  
震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  
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  
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  
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  
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禽也若洛陽不守  
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  
行卿以爲何如對曰劉曜乘高侯之執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  
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散平定  
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  
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挑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中  
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塢勒謂徐



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趙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三鞏訾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執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己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門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踣頓乃乘小馬北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邃虎之子也曜瘡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久爲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我殺石虎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敕熙與諸大臣斥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曜

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南陽王脩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定將士不叛且當併力

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為沮衆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怒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衆赴之秋八月趙南陽王胤帥衆數萬自上邽趨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胤軍于仲橋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之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胤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阮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

五年春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以其子宏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斌為左衛將軍封太原王恢為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為太尉尚書令進爵為王虎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為左將軍挺為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為河東王石堪為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敷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敷~~從事中郎李鳳前中郎令斐憲皆為尚書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祕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

趙羣臣固請正尊號秋九月趙王勒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太子弘為皇太子

七年春正月趙主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真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有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

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今古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 氏據仇池

晉惠帝元康六年 初略陽清水氏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爲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爲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爲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愍帝建興元年 初氏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鞭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

後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罪不能貫也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於茂搜茂搜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萇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萇大破之孟萇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州人推其少子邁領州事又與氏戰沒衆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 冬十月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刺史

二年春正月楊虎掠漢中吏民以犇成梁州人張成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成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爲成有

元帝建武元年氏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

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

永昌元年春二月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氏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韶隴西太守梁勛皆降於曜曜遷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光國中郎將王曠說難敵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為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武都王明帝大寧元年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即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雄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瑤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瑤弟珩出陰平以擊難敵羣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珩不得進而瑤稚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瑤稚深入無繼皆為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

三年春三月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左右今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伋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氏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寧為趙鬼不為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難敵殺之

成帝咸和二年夏五月趙武衛將軍劉劭帥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

六年秋七月成大將軍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九年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為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遣使來稱藩

咸康三年仇池氏王楊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爲仇池公稱臣於趙

穆帝永和三年冬十月武都氏王楊初遣使來稱藩詔以初爲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十一年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式王刺殺楊初初子國誅式王及宋奴自立爲仇池公相溫表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史

十二年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爲仇池公國子安彝秦

升平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海西公太和三年以仇池公楊世爲秦州刺史世弟統爲武都太守世亦稱臣於秦秦以世爲南秦州刺史

五年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五十九 晉書一百三十三 涼傳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秦西縣侯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楊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

夏四月秦兵至鷲峽楊纂帥衆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騎助纂與秦兵戰于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于長安以統爲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

武帝寧康元年秋八月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退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 冬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劔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

亮兵敗犇固西城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劔門克之楊安進攻梓  
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  
彤邊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荊州刺史相豁遣  
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  
史周仲孫勒兵拒朱彤于縣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  
千犇于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笮夜郎皆附於秦秦王堅以  
楊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  
刺史屯墊江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三





